

鄭偉●著

汉语音韵与方言研究

上海三聯書店

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御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摺選精切除削䟽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博問英辯殆得精華於是更涉餘學兼從薄官十數年間不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韻屏居山野交游阻絕疑惑之所質問無從亡者則生死路殊空懷可作之歎存者則貴賤禮隔以報絕交之旨遂願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初



郑伟·著

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
 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君選
 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音記言
 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大館人定則
 矣法言印蜀下屋簷各已網紀博聞范得
 於是漢語音韻與方言研究
 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即頌明韻居
 交游阻絕疑惑之所質問無從亡者則生死路
 懷可作之歎存者則貴賤禮隔以報絕交之旨遂取
 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為切韻五卷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音韵与方言研究/郑伟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5
ISBN 978-7-5426-3721-5

I. ①汉… II. ①郑… III. ①汉语—音韵学②汉语方言—方言研究 IV. ①H11②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8878 号

汉语音韵与方言研究

著 者 / 郑 伟

责任编辑 / 杜 鹏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9.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721-5/H·18

定 价 / 30.00 元

本书获上海市语言文字学重点学科 (S30402)

资助出版

目 录

第一章 汉语语音史研究

- 第一节 探索不同材料所反映的汉语以母字的音变…………… (1)
- 第二节 从侗台语看汉语的复声母……………(20)
- 第三节 闽语、侗台语给予义“与”字的音韵层次及年代问题
…………… (37)
- 第四节 中古以后“浇晓巢”诸字声母的擦化音变……………(57)
- 第五节 《汉语韵图：语言哲学与历史-比较音韵学的研究》
(Branner 2006) 评介…………… (69)
- 附录 I 龚煌城先生汉藏同源词表……………(85)

第二章 汉语词汇史研究

- 第一节 古代楚方言“𪔐”字的来源…………… (120)
- 第二节 先秦两汉文献所见楚语词札记…………… (130)
- 第三节 古越语地名“武缘”、“无虞”试释……………(145)

第三章 方言语法史研究

- 第一节 古吴语的指示词“尔”和常熟话的“唔”
——兼论苏州话第二人称代词的来源问题…………… (152)

第二节 论北部吴语与闽语的历史联系：几个词汇上的证据	(172)
第三节 吴语早期文献所见的“等”字句.....	(197)

第四章 吴语共时语法描写

第一节 常州方言的指示词系统.....	(217)
第二节 常州方言的句末语气词.....	(231)
第三节 常州话的体助词“~咧”和“好则”.....	(253)
附录 II 常州方言(赵元任 著、郑伟 译).....	(261)
名词索引.....	(291)
人名索引.....	(293)
语言及方言索引.....	(298)
后记.....	(305)

第一章 汉语语音史研究

第一节 探索不同材料所反映的汉语 以母字的音变

从上世纪初曾运乾提出“喻四归定”说以来，有不少学者对其音值作过研究。如 Karlgren (1923) 利用谐声字，认为以母字来自上古的 *d-、*g- 和 *z-。董同龢 (1944) 的拟音除了 *g-、*d-，还包括复声母 *gd-/*gz-。Pulleyblank (1962) 将上古汉语以母的音值拟作 *ð-，并说明“它在声音上最接近 l-，同时它也相当接近于舌齿塞音”。王力 (1980) 最初采取 Karlgren 的观点，将其拟作 *d-，后又改拟作 *ɣ-。李方桂 (1971) 拟作 *r-，得到了王力先生的支持。Schuessler (1974) 将李先生的 *r- 拟作 *l-，Bodman (1980)、潘悟云 (2000)、郑张尚芳 (2003)、龚煌城 (2002)、丘彦遂 (2002) 等都表示肯定，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学界的多数看法。Baxter (1992: 202)、平山久雄 (1993) 主张中古以母 j- 在上古仍读为 *j-。近来又有学者提出 *zfi-、*fiŋ-/*fid-、*qi-、*q-、*z- 等新见 (龙宇纯 1998、赵彤 2005、吴锺 2006、Sagart 2007、金理新等 2009)。

目前学界将以母初值拟为 *l- 的证据包括 (潘悟云 2000: 268-271; 龚煌城 2002: 36): 1) 古汉越语。以母字的古汉越语借词读 l-。如汉语“延”，古汉越语 lan¹ (蔓延)；“棗”，古汉越语 lep⁵ (扁)；“卣”，古汉越语 lâu¹ (大缸、瓮)。2) 台语早期汉借

词。如“养”，泰文 liang⁴（饲养）；“易”，泰文 leek⁸（交易）。3）域外对音。汉代用“乌弋山离”对译 Alexandria，以母字“弋”对 l-。4）汉藏同源词。如汉语“喻”对藏文 lo（解释）；“柴”对藏文 leb（扁、平）；“扬”对藏文 laŋ（上扬）；“用”对藏文 loŋs（享用）。5）古汉语重叠词。最近孙景涛（2008：209）发现，古汉语的顺向、裂变式重叠词的第二音节只出现中古来母（“螺羸”）、以母（“扶摇”）字，将两者认定为流音 r-、l-，才符合普遍语法与汉语特性。这条作为汉语的内部构拟证据，尤显重要。

以母字的音变涉及硬腭化、软腭化、龈腭化、舌尖化、唇齿化（调音部位）及近音化、塞音化、擦音化、鼻音化（调音方式）等。下面具体论之。

一、腭化

辅音腭化（准确地说是硬腭化）是世界语言最常见的自然音变之一，在 i、j、y 等舌位较前较高的音素前发生腭化的现象尤多。如英语在语流中易产生 t+y[j] > č[tʃ] 或 d+y[j] > ʃ[dʒ] 的音变：“whtcha doin” [what are you doing?], “didja go” [did you go?]. 芬兰语东部方言 susi > sus^ʲi “狼”、tuli > tul^ʲi “火”，[i]前面的辅音带有腭化色彩（Campbell 2004：41-42）。汉语语音史上有过两次系统的腭化音变，且以前高音素为条件。第一次发生于上古晚期，即与见系、帮系、端系字谐声的章系字的腭化音变：Klj-、Kj-、Pj-、Tj- > 中古 Tç⁻①。其中 Klj- 中的音段 lj- 想必和印欧语类似，经历了 Klj- > Kl^ʲ- > Kj- > K^ʲ- > Tç⁻，即 l 在腭化后变成 j，再

① 大写的 K 表示 k、kh、g、ŋ 系列，P 表示 p、ph、b、m 系列，Tç 表示 tç、tch、dz、ç、z 系列，下同。

使软腭声母 K-腭化。第二次腭化出现于明清时期,指见组、精组字合流读作龈腭音: K-、Ts- > Tɕ-/_i/y。

有些腭化的产生并不以前高音素为条件。如在 Mayan 语的 K'iche'方言中, k、kh 在“非圆唇元音+小舌音”的音段前会腭化: kaq > k^haq “红色”、iʃkhaq > iʃkh^haq “指甲”、ke:χ > k^he:χ “马”(Campbell 2004: 18)。早期汉语“塞音+流音”式复声母(P1- > Pj-、K1- > Kj-)的演变也没有明确的语音条件,南方民族语至今仍可见到这种非条件音变^①。如侗台语:“沸(水~)”,邕宁 plaau⁶, 莫语、锦语 pjaau⁶, 毛南 phjaau⁶。“箩筐”,邕宁 klooi¹、武鸣 kjooi¹、布依 tcoi¹。“肋骨”,邕宁 hlik⁷, 柳江 hjek⁷。苗瑶语:“蚂蚁”,青岩 mplou⁸, 高坡 mpla⁸, 复员 mpju^D。“四”,长坪 plei¹, 览金、江底 pjei¹, 罗香 pje¹。“稻子”,青岩 mpla², 罗香 blau²、长坪, 文界 mpfjo², 多祝 pja², 大坪 bjau², 瑶里 mjuo²。

上古汉语的韵尾演变也可能涉及 l > j。李方桂(1971)构拟的上古汉语乙类韵部带-r尾(如歌部-ar),王力(1980)等主张拟作-i或-j。汉藏同源词(龚煌城 2002)(藏文 mthil底~汉语“底”,藏文 sel清除~汉语“洗”,藏文 fphral分离~汉语“披”)、藏缅语方言(藏文 phal让路~缅文 phaj避开,卢舍依语 khal凝固~khaj凝固)、朝鲜语中的上古汉语借词、梵汉对音都支持-l尾的构拟。民族语中的早期汉借词(如泰文:歌 gaaj,舵 daaj'尾部,肥 buj'肥料)也显示了-l > -j的韵尾演变,与以母字的腭化平行(郑张尚芳 2003: 165)。

从梵汉对音来看,东汉时期的以母字已发生 l- > ʎ-的音变

① 本文语料来源如下:藏缅语(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侗台语(梁敏、张均如 1996)、苗瑶语(王辅世、毛宗武 1995)、南亚语(周植志、颜其香 1995)。若引用其他文献,则随文注明。

(Schuessler 1974), 随后 λ 再变成 j 。在东亚各语言里, 腭边音 λ 较少见到^①, 从共时平面较难观察, 但 $l > j$ 很常见。如藏缅语: “绵羊”, 藏文 lug , 纳木义 jo^{55} , 哈尼 $a^{31}jo^{55}$, 白语 $tsi^{35}jou^{21}$ 。“手”, 藏文 $lag pa$, 龚煌城 (2002: 34) 将其与汉语“翼” $*lu\kappa$ (有的学者与“亦” $*laag$) 比较, 嘉绒 $tejak$, 为腭化读音。“告诉”, 藏文 lab , 门巴 jek 。苗瑶语里的中古来母借词 l -的音韵行为颇为复杂, 其中包括腭化音变, 如: “梨”, 江底、东山 lai^2 , 文界 ji^2 。“利(锐~)”, 东山、三江 lai^6 , 复员 wja^C 。侗台语: “风”, 泰语 lom^2 , 龙州 lum^2 , 拉珈 jom^2 。“下(~山)”, 傣拉、邕宁 lon^2 , 柳江 $hjon^2$ 。

二、摩擦化

$l > j > \zeta$ 是以母字最常见的擦化演变。Pulleyblank (1962) 曾根据译音材料 (如阿育=Aśoka, 据翼=Kauśika) 指出以母字在汉唐之间为齶腭擦音 ζ -。从方言、民族语等现实语言来看, 以母 ζ -阶段后的擦音化有同部位清化 ($\zeta > \zeta'$)、舌尖咝音化 ($\zeta > z$)、后齶化 ($\zeta > ʒ$) 等; 同时 l -、 j -可能直接擦化成 h -。 l -也可能先发生舌尖化, 继而清化后变 h - ($l > z > s > h$), 或者软腭擦化 ($l > \gamma$)。以母读 v -也是擦音化的表现之一, 但因为 v -与 ζ -、 z -、 $ʒ$ -等咝音类 (sibilant) 声母的性质不同, 而且很少被谈及, 所以下文将单独讨论。

邪母字的产生与以母的擦音化有关。中古邪母读为齿齶擦音 ζ -, 邪母只出现于三等韵, 因此与介音 j 必定同现。上古汉语中以母、邪母字在语音上关系密切。李方桂 (1971) 将其分别拟作 $*r$ -、

① 很少见到倒并非说它在实际语言里不存在, 很多情况下是由于调查人在描写或音位处理时习惯有所不同。

*rj-, 两者仅是前腭介音有无之别, 后来龚煌城(2002)等改作*1-、*lj-。可见, 从上古到中古, 邪母字的演变律是*lj->zj-, 亦即中古邪母字是以母字 l > z 的擦化形式。

龚煌城(2002: 35)认为古藏文“绵羊”lug 和汉语以母字“羴”*lo 有关, 藏缅语各方言有 j-、ʒ-、z-、h-、ʒ-等腭化、擦化形式, 如: 尔苏 jo⁵⁵, 嘉绒 kə jo, 纳西 zu³³, 南华彝语 ʒA³³, 普米 ʒū⁵⁵, 傈僳 a⁴⁴ ʒo³³, 拉祜 zɔ³¹, 土家 zo³⁵, 大方彝语 ho²¹, 尔龚 yi。“手”, 藏文 lag, 尔龚 za, 普米 ʒe¹³, 木雅 yi¹³。

从声母对应看, 有些以母字汉借词在中古以前就已借进侗台语。如: “养”, 泰文 liaŋ⁴, 很多方言声母出现擦音化, 如: 武鸣 ɕiəŋ⁴, 布依 ɕiŋ⁴, 水语 haŋ⁴, 毛南、锦语、莫语 zaŋ⁴, 标语 səŋ⁴。“余(剩下)”, 泰文 lua¹, 版纳 lə¹, 柳江 lu¹, 黎语 za¹。侗台语的以母中古汉借词也涉及此音变, 如“檐(屋~)” *jiem 在多数方言读 j-, 如武鸣 jeem⁶, 田阳 jam², 邕南 jom²等, 宾阳则是擦化的 hiim²。“羸(胜利)”只有少数方言读 j-, 如德保、靖西 jəŋ², 其余几乎都是擦化的 h-, 如柳江 hiŋ², 环江 heŋ², 崇左 həŋ²。

苗瑶语里中古层次的几个以母字汉借词, 也有不同程度的擦化。如: “羊”, 长坳 jəŋ², 长坪 jon², 养蒿 zəŋ², 先进 zaŋ², 多祝 zuŋ²。“溶(~化)”, 瑶里 jəŋ², 枫香 zəŋ², 高坡 zəŋ²。“养(~鸡)”, 长坳 jəŋ⁶, 枫香、青岩 zəŋ⁶, 多祝 zaŋ⁶。

汉语南方方言。闽语的以母字的白读层读 s- (李如龙 1996: 68-69), 如“痒”字福州 suəŋ⁶; “蝇”字福州、潮州 siŋ², 建瓯 saiŋ², 永安 sā², 泉州 sin²; “翼”字福州 si?⁸、建瓯 sie⁶、永安 fiə⁴、泉州 sit⁸、潮州 sik⁸。福州: 页 hie?⁵|融(~城) hyŋ⁵³⁻³³、hyŋ⁵³(玉~); 海口: 跃(跳~) hek⁵。潮汕“悠曳页叶役显煜毓”读 h-; 海南文昌闽语(刘新中 2006: 130)“酉侑蝇”等以母字读 ɕ-。浙江南部

吴语（曹志耘 2002：56-57；秋谷裕幸等 2002：7、39）也有类似情形，如“蝇（苍~）”字磐安 xən³⁴³、汤溪 ɕiei⁰、常山 sɪŋ¹、广丰 seiŋ¹、兰溪 ɕi²、东阳 xən¹、遂昌 ɕiŋ⁵、庆元 ɕien⁵；“痒”字常山 zō⁴、遂昌 ziŋ⁴、庆元 ɕi⁵⁴；“鱗”字金华 zoŋ²、汤溪 zao²、广丰 sã²⁴；“翼（鱼~：腮）”字常山 ɕiə⁷。

梅县、沙头角、吕田、香港西贡、秀篆、揭西、兴宁、惠州、东莞（清溪）、大埔等客方言存在不同程度的以、云、影、匣母的浊擦化现象，音变起点为 j-。粤方言如新会、台山、开平、恩平、东莞等的三四等影、云、以、日母和部分匣母字，也有擦化为 z- 的现象。全州湘语读 z-：药钥跃 zio⁸ | 蝇 zyen² | 融 zion²。从音变性质来看，这些方言的浊擦化的辖字包括中古后期的影、喻母字，且较为系统，属晚近音变；而闽语以母字擦化为 s-、h- 的范围不集中，因此较难判断其产生年代。

出土文献。战国中晚期的楚简材料中已见以母和晓母、心母字通假的迹象，是南方方言中以母字擦化音变的较早体现。如：① 青蠶（蝇）知卷而不智人。（上博一，孔子诗论，简 28、29）“青蠶”即为今本《诗·小雅·甫山之什》的《青蝇》篇，“卷而”为《诗·桧风·周南》的《卷耳》篇。② 利以申户秀（牖），凿井，行水事，吉。（九店楚简，简 27）

相关音段的平行演化。l、j、z 等在民族语中的后续演变与以母字平行，也包括各种擦化形式。先看 l 的擦化。藏文“站立”lan 在大部分藏缅语方言已脱落鼻尾，少数还保留（如僜语 loŋ⁵³），有些尚带鼻化色彩（普米 tə⁵⁵ ɕi³⁵、纳西 xi¹³），或韵尾交替（载瓦 jap²¹、浪速 je³¹），其它方言则普遍发生擦音化：白语 ji⁴²，大方彝语 hi¹³，墨江彝语 hu²¹，哈尼 ɕo³¹。“轻”，藏文 jan po，阿昌 zaŋ⁵⁵，普米 zi³⁵ mə⁵³，纳西 zu³¹，彝语 zo⁴⁴ so³³，木雅 yi³⁵ yi⁵⁵，

珞巴 *fioŋ tɕup*。

侗台语。“舔”，泰文 *liə²*，版纳、德宏 *le²*，布依 *zie²*，拉珈 *fiə²*。“花纹”，泰语、版纳、龙州等 *laai²*，布依 *zaai²*。“晾（晒干）”，临高 *lian³*，琼山 *zian³*，当借自中古汉借词，泰语、老挝 *heŋ³*，版纳、德宏 *heŋ³*。“挂”，毛南 *lɔoi³*，老挝、版纳 *hoi³*、德宏 *hui³*，柳江 *hooi³*。“笼（鸟窝）”，琼山 *lon²*，邕宁 *hloon²*，布依 *zon²*，武鸣 *yoŋ²*。“追赶”，泰语、老挝、布依等方言读作 *lai⁶*，黎语 *hooi²*，龙州 *huui⁵*，都发生擦化。

苗瑶语。中古的来母汉借词在苗瑶语方言里有 *z-*、*zfi-*、*z-*、*ð-*、*ɣ-*等多种形式的声母擦化音变。如：“梨”，江底、东山 *lai²*，文界 *ji²*，石门 *zfi²*，高坡 *zu²*，吉卫 *za²*，长坪 *ðei²*，枫香、养蒿 *ya²*，瑶里 *yuɔ²*，先进 *zua²*。“龙”，大坪 *luŋ²*，三江 *ljun²*，文界 *jfið²*，养蒿 *yoŋ²*，高坡 *zəŋ²*。“镰（~刀）”，江底 *lim²*，罗香 *lim⁴*，长坪 *ðim⁴*。“廩（粮仓）”，江底 *lam⁴*，枫香 *yaŋ⁴*，七百弄 *yuŋ⁴*，高坡 *zəŋ⁴*，宗地 *zoŋ⁴*，石门 *zu⁴*，先进 *zo⁴*，其中大多数方言的韵尾已经变异或消失，进而影响主元音。“笠（斗~）”，江底 *lap⁸*，长坪 *ðap⁸*。“流”，湘江 *ljəu⁶*，长坪 *ðjəu⁶*。“利（锐~）”，三江、湘江 *lai⁶*，枫香 *ya⁶*，养蒿 *ya⁶*，吉卫 *za⁶*，先进 *zua⁶*，长坪 *ðaai⁶*，大坪 *hei⁶*。

民族语中有些词的来源或音变起点不易判定，需借重于相关语言之间的比较。如侗台语“锋利”一词：侗南、标语 *jaai⁶*，侗北 *jai⁶*，侂佬 *yaai⁶*，武鸣 *yai⁶*，柳江 *hjai⁶*，拉珈 *fiəi⁶*。比较上文所列苗瑶语各方言“利（锐~）”的读音，可知侗台语也借自汉语，也同样反映 *l > j > h*、*l > ɣ* 的音变，只不过未见读 *l-* 的方言而已。再看侗台语：“窝（鸡~）”，泰语、版纳、德宏 *lau⁴*，布依 *zau²*；苗瑶语：“窝（鸟~）”，江底、长坪、湘江 *lau⁴*，三江 *lou⁴*，吉卫 *zu⁴*，高坡 *zæ⁴*，养蒿、枫香 *zi⁴*。侗台、苗瑶各方言的读音对应严

整，显然同源，因此苗瑶语的卷舌擦音 z_1 来自更早的 l_1 。

从共时变异来看，有些擦化音变的起点为 j -，如同台语：“香椿”，版纳 jum^2 ，锦语、莫语 jam^4 ，毛南 zam^2 ，仡佬 ham^2 。“黄”，布依 jen^3 ，武鸣、柳江 $heen^3$ ，拉珈 $hiē^3$ 。“递、伸”，泰语 $juun^3$ ，版纳 $juun^6$ ，龙州 $jeen^2$ ，毛南 $zjuun^4$ 。“蕨草”，水语 jiu^3 ，锦语、莫语 $jəu^4$ ，毛南 $hiiu^3$ 。苗瑶语：“秧”，江底 $jaaj^1$ ，文界 $jō^1$ ，枫香 $zəŋ^1$ ，多祝 $zəŋ^1$ ，吉卫 $zəŋ^1$ 。“要（~钱）”，瑶里 jau^3 ，青岩 za^3 ，先进 zua^3 。“秧、要”反映的是中古汉语影母开口三等 $*j$ -后来的音变。

和以母字类似，闽西北方言的来母字擦化读 s -、 $ʃ$ -、 $ç$ -等（李如龙 1996: 111），如：“螺”，永安、沙县 sue^2 ，泰宁 $suai^2$ ，邵武 soi^7 ，崇安 $suəi^2$ ，建瓯 so^6 ，政和 sue^0 。“李（~子）”，永安 $ʃia^4$ ，沙县 sai^3 ，邵武 $sə^7$ ，建阳 se^6 ，松溪 $syø^6$ 。“露”，永安 $səu^5$ ，明溪 $sɿ^5$ ，将乐 $ʃo^5$ ，泰宁 so^5 ，政和 su^6 。“老”，邵武 sa^7 ，崇安 $siəu^5$ ，建阳 seu^5 ，建瓯 se^5 ，政和 se^5 ，松溪 sa^6 。有的学者从复声母的演变、谐声关系等角度，努力为该音变寻找上古汉语的来源。既然来母字在民族语的这种擦化音变屡见不鲜，属于中古以后 l -的自然音变，大致是 $l > z > s$ 的结果，那么将其追溯至先秦谐声时代，似无必要。

三、塞音化

就发音强度而言，世界语音大致都有弱化的等级序列：阻塞音（爆发音 > 擦音）> 鼻音 > 流音 > 半元音 > 元音（Lavoie 2001: 13-18）。塞音化是一种强化音变（strengthening），和弱化音变相比，在西方语言里比较少见。Hock（1986: 162-163）举了

几例，认为该强化音变只出现于响音声母，并且仅在那些具有阻塞音词中弱化的语言里出现。就亚洲东南部的语言来说，作为语义虚化的伴随过程，语音弱化往往和虚词的演变更加相关，而实词演变中则经常呈现强度的增加。例如流音、擦音声母变成爆发音或塞擦音是个常见音型，而且并无 Blevins (2004) 所提到的非语音的、形态学方面的历史因素。

汉语以母字塞音化的方式有两种：

1) 爆音化 ($l > d > t$ 、 $l > g > k$)。希腊语 *Leukaliōn > Deukaliōn 的音变便属此类 (Hock 1986: 108)，汉语以母字也有类似的音变。潘悟云 (2000: 273) 从上古汉语一二四等带长元音、三等带短元音的前提出发，通过谐声统计分析，指出“兑易”等谐声系列的特点：有以、定、透母字，同时无端母字。此类带长元音的以母非三等韵字的声母 *l- 相应缩短，听起来就像美式英语 ladder 或 latter 中间的舌尖闪音 (李方桂 1971/1980: 14)：*l- > *r- > d-，于是塞化为中古定母 *d-。l- 的塞化音变有类型学的支持 (如闽语来母字的读法就是介于 l-、d- 之间的 r-)。郑张 (2003: 139) 也肯定了简单以母的塞化，并提出其音变条件除了长元音，可能还有前冠音的影响等因素。相应地，带短元音的上古以母三等韵字的声母 *l- 则出现补偿性延长变成 *ll-：*l- > *ll- > j-，成为中古以母 *j-。

出土文献。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的人名“申徒易”，“易”(*l-) 和“狄”(*d-) 字通假，说明定母字在战国中期楚方言里和以母字读音相近。

侗台语。早期以母汉借词 l- 除了腭化、擦化，有些方言还出现塞化音变 $l > d > t$ 、 $l > dz > ts$ ，如：“养”，临高、琼山 $tian^4$ ，仡佬 $taan^4$ 。比较泰文 $lian^4$ 和临高等的读音，两者的差异仅在声母，

后者 t- 显然来自 *d- 的清化。l- > th- 的声母演变可能会有读擦音 s-/h- 的中间阶段。侗水语支中汉借词“与（给予）”字在多数方言里读 s- 或 h-：泰语、老挝、侗北 hai³，版纳、龙州 hu³，侗南 saai¹，临高、琼山 se¹，佯僂语则读为塞化的 thaai¹，还可以比较藏缅语西部方言和汉越语中的无条件音变 *s > t (Blevins 2004: 230)。再如“余”泰文 lua¹，而侗南 ka¹，水语 dja¹，侗北、佯僂 ta¹，比较其声韵调对应，可以构拟 l > k、l > dj > t 的声母演变。

2) 塞擦音化。塞擦音是除组减缓的阻塞音，其发音特点是先塞后擦。以母字在南方语言中的塞擦化音变多是先经历 l- > z- > s- 或 lj- > z- > ɕ- 的擦化音变后再发生塞化：z- > dz-、s- > ts-、z- > dz-、ɕ- > tɕ-。上文所举泰文“养”字读 liaŋ⁴，对应于柳江 tswuŋ⁴，拉珈 tsieŋ⁴，龙州 tsəŋ⁴，邕宁 tsuŋ⁴。再如苗瑶语中古以母汉借词的塞擦化：“羊”，长峒 jeŋ²，宗地 zaŋ²，大坪 dziŋ²。“养”，长坪 joŋ⁴，大坪 dziŋ⁴。

闽语的以母字既有爆音化，又有塞擦化。例如（李如龙 1996: 68-69；刘新中 2006: 130）：“痒”，建瓯 tɕiŋ⁸，永安 tsiam⁴，泉州 tsiū⁴，潮州 tsiē⁴，文昌 tsio⁶。“蝇”，文昌 tien²。“翼”，文昌 tiet⁸。海南文昌闽语“痒余油用铅浴”读 dz-，“移诱”读 t-，“痒”字在万宁、府城、港门等 7 个方言读 tɕ-，“阅”字在昌城读 th-。

平行演化。苗瑶各方言中古来母借词的读音更能反映 l- 的音变全貌。如：“梨”，江底、东山 lai²，文界 ji²，罗香、梁子、览金 gei²，大坪 dzai²。“立（竖~）”，江底 ljop⁸，罗香 gjep⁸，览金 gjap⁸，梁子 dap⁸。“廩（粮仓）”，江底 lam⁴，罗香 gam⁴，梁子、览金 gjam⁴，大坪 dzum⁴。“淋（浇）”，三江 ljen²，罗香 gjem²，梁子 gjam²，大坪 dzum²。“笠（斗~）”，江底 lap⁸，罗香 gap⁸，览金、梁子 gjap⁸。“流”，江底 ljou⁶，罗香 gjeu⁶，梁子、览金 gjou⁶。以上例字均为

来母三等字，中古带-j-介音，擦化形式已见上文，此处则是爆发音 g(j)-或塞擦音 dz-。

南亚语。“抬、举”一词在各方言大多读擦音 z-、ʒ-，如马散 zɔk、艾帅 zɔuk、孟汞 ʒɔk、曼俄 ʒok³³、曼买 ʒɔk，茶叶菁 dʒok⁵¹，甘塘 tʂok⁵⁵为塞化形式。又如“床”，京语 jwəŋ²，莽语 tɕ³¹ tɕəŋ³¹。

四、鼻音化

以母字鼻音化的方式至少有三种，其中最常见的是龈腭鼻音化 (ɲ)，其它如软腭鼻音化 (ŋ)、同部位鼻音化 (n) 较为罕见，只有零星的表现。

龈腭鼻音化。往往是在 l > j 的腭化之后出现 j > ʒ > ɲ。元音 i、近音 j 的调音特征相同，汉语方言中的 i 和 j 类似，多带些摩擦成分，两者往往会有类似的音变。汉语方言的元音 i 在高位出位后发生鼻音化，如浙南温州吴语、蛮话和汾阳、沁县等晋语。以母字中古以后读阳调且为零声母，带有三等介音 j，因此也出现鼻音化。如南宁粤语：欲浴育 ɲiɔk⁸。玉林粤语：勇涌 ɲioŋ⁴。北部吴语“阎（姓）”字普遍读 ɲ-，“浴”字宁波、鄞县也读 ɲyoʔ⁸。南部吴语（曹志耘 2002：56；秋谷裕幸等 2002：39）如汤溪“余” ɲi⁻³³（~仓：地名）、ɲiəu⁻³³（~坞里：地名）；永康“蝇” ɲieŋ²；东阳“沿（~边儿） ɲi⁻³³ | 样（~样子儿：左右） ɲiɿ⁻³³。

藏缅甸语的“绵羊”有边音 l-（藏文 lug）、腭音 j-（尔苏 jo⁵⁵）、擦音 z-（彝语 zo³³）等形式，还有羌语读鼻音 ɲu，显示了 l > j > ʒ > ɲ 的音变。苗瑶语的以母字汉借词“溶（~化）”：瑶里 jəŋ²，青岩 zəŋ²，长峒 ɲi²，也是同样的音变。梁敏、张均如（1996）记录的“蚊子、树芽、抓、蚜虫、女人”等十余个词都反映了 j > ɲ